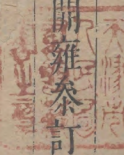


兩漢鴻文卷之二

太史顧瑞屏錫疇評選

武帝

造太初曆詔 元封七年 史記



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憫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兩造 入 卷二 一 二 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於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

陳明卿曰宏議後世人主如漢武帝方能有功於

制作

定儀禮詔

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闕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

湯若士曰：意甚逸氣甚岸，有高祖之風烈。

西漢書文

卷二 武帝

封卜式詔

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警，上書助官徃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顧瑞屏曰：漢武征伐四夷，海內虛耗，而式願父子死邊，真所謂逢君惡者，烏在其爲義也。

罷田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

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

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

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

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

負食出玉門迎軍吏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斯留甚

兩漢鴻文八卷二 武帝

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

足置城下馳言奉入我匈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

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

夫與謀參以蒼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

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

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

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

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

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

摘盡艱難
狀筆法錯
落沉辭

行將於罽山必克。封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罽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封北。皆反繆。重合戾。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所出諸

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

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

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

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

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

兩漢鴻文八卷二武帝四

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

聞。今邊塞未正。闡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

肉爲利。辛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

捕生口虜。週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

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真西山曰。武帝悔過之書。方諸呂刑。秦蓋庶幾

焉。

立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郎中令立子闕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懋，不臧。乃凶於而國，害於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顧瑄屏曰：策命古雅，當與周書諸命同懸日月者也。

兩漢鴻文 八卷二 武帝

五

立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郎中令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祀。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董弼字子切。燕國。氏字風。俗。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奸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二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董弼字風。俗。從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德，毋乃騃，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立廣陵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
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
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
以攻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
適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屠赤水曰列此三策於鉅文莊嚴中蓋有典誥之

兩漢鴻文

八卷二

武帝

六

遺焉

策賢良第一制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姓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

兩漢鴻

八卷二武帝

七

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減。至後王而后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后息。與鳴虓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

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
生于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
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論厥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
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
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于大夫其盡心靡
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唐荆川曰三問文采蒼勁似對者無以勝

兩漢鴻

八卷

武帝

八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崑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飭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入脩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衰

兩漢鴻文

卷二 武帝

九

哉烏虐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氣氣亢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

男中之以取貴男猶久切致官

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屏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

翰廷之難
如此

究之以稱朕意

歸震川曰史謂天子異其對而復策之見漢庭儒
臣不明古學武帝不聞正論觀仲舒之言徒
驚之異之而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能用言
也不然仲舒對策皆根本之論使終身可行
何待再策之乎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故朕垂問虛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
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
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
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
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
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
兩漢鴻文卷二武帝

十一

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
大夫其茂明之

陳同甫曰武帝三策有條貫未竟統紀未終而聽
若眩云者帝蓋以仲舒對爲尋常而不知其
爲要也所以策之再三而不能略行一語

林次崖曰大庭三策世以爲帝勤於舒而君子以
爲非勤也帝喜容悅而舒愷切故屢對屢問
若拳拳相與之誠而幸其言之遷就以順適

吾意帝之私不能掩也問誠密而心已踈矣

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何子元曰：當時行推恩之令，宗室子弟無不錫號。

而侯者令皇子為列侯，何以昭尊卑而示天。

下哉帝之非真欲侯之明矣。其言則何大而

正也。

兩漢鴻文 八卷 二 武帝

十一

答莊青翟制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丘仲深曰：可作魯衛封建議。

宋儒几紙
不了數言
了之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
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
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辨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
疑焉

何延秀曰武帝天資剛毅聞臣下殺人不惟不罪
且褒稱之觀此詔可概見也異日李廣斬霸
陵尉而上曰報忿除害朕所圖於將軍亦此
意

陳明卿曰有此曉事天子何須白虎異同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
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唐應德曰璽書佳絕

陳明卿曰風神轉折自呼自應

兩漢鴻文

卷二

武帝

十四

聞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朕力答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奸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兩漢鴻文八卷二武帝十五

萬民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載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克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石家用
如此

顧瑞屏曰民情利弊官守殿最了了在帝目中惜

乎為征伐奢後所移使民不沾德澤耳果如

班固所謂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則詩

書所稱何以加焉

天子不尚
虛文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憚乎隣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結奇茅鹿門曰：此書大有生色。史記附錄。

兩漢鴻文

八卷二武帝

十六

報延年書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更改。

陳明卿曰：宏大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真難得。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曩者江克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

兩漢鴻文

卷二

武帝

七

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

茅鹿門曰：覽此報武帝悔恨深情如見。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

千台邊臣行徑不出二說

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夫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價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兩漢鴻文

卷二

武帝

十八

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否

茅鹿門曰當與報石慶書並讀

顧瑞屏曰眞斧鉞

字字具大
蘭紫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
出為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非枕大江間者
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

黃東發曰守會稽數年不聞問其才可知徒以押

閣取寵亦以押閣誅

真西山曰武帝警飭臣工具見此等書史稱其雄

才大略信哉

兩漢鴻文 卷二 武帝

十九

減口賦錢詔

昭帝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
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楊升菴曰帝之留心民事何至也始元初詔勿出

田租始元中詔止出馬元鳳時罷馬口錢免

漕收責以菽粟當賦而又減口賦錢民生漢

時何蒙膏澤之頻也今天不奪其筭豈亞文

帝哉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鄼曹灌、馮、卬、推鋒從高皇帝，墜菑除害，耘耨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兩漢鴻文。卷二 昭帝 二十

見高祖之廟乎

歸震川曰：勅責數言辱過朝市，所以且雖輕躁卒

自絞死，言語繩人甚于刑法，有如是哉。

陳明卿曰：何所置對。

帝封海昏
疾詔曰骨
肉之親
而不殊

復宗室屬藉詔宣
帝下

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
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
使得自新

茅鹿門曰猶有三代忠厚遺意

兩漢鴻文
宋二宣帝

罷車騎等屯兵詔

三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
良方正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
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又
勞百姓非所以緩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
兵

又詔池籩
未御幸者
假貧民郡
國官館勿
復修治流
民還歸者
假公用貸
種食勿算

徐文昭曰是真念慮萬方不忘元元者日派不生
息之民召募不耕戰之兵東南民力竭矣詩
不云乎民亦勞止訖可小康三事大夫留意

賜鰥寡孤獨高年詔

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

顧瑞屏曰漢代以敬老爲法始于文成于武而盛于宣所以漢風俗醇厚猶有古風

兩漢鴻文

八卷

宣帝

三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真西山曰宣帝此詔可謂斟酌人情之至噫帝以景帝保匿而存似亦有所觸而然耶

王吉曰俗吏所以欺民非有禮義科條可世世通行也罰設刑法以守之

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何玄朗曰繫囚一詔不減陽春幽谷

兩漢鴻文

卷二 宣帝

三

博舉吏民詔

朕不明六藝爵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王遵岩曰大議大識不為八股兒曹作偏也

今二千石察官屬詔

徃役是民以馳
勿劬厨傳
是嬰譽以
掩惡兩者
相須而然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
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
持巧心析律或裁或集或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
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

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
或擅興徃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
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
之災朕甚憫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兩漢鴻文 卷二 宣帝

十四

顧瑞屏曰吏弊情偽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孝宣
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寔班固之贊豈誣也

哉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于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徐漢臨曰待博陸既如彼而待富平竟如此因以知驂乘芒刃禹雲赤族自取之耳孰謂漢負德哉

兩漢鴻文

卷二 宣帝

三五

褒朱邑詔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王守溪曰褒黃霸爵王成榮其生也恤翁歸褒朱邑矜其死也漢宣真能風勵臣工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劉子威曰重其祿明其賞嚴其罰最得馭臣之體

兩漢鴻文卷二宣帝

五

郡國勿行苛政詔

八月下是詔而十二月殺楊惲何明于人而暗于己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顧瑞屏曰漢宣嚴于馭吏而寬于治民最知治體

然所謂苛政而僅酒食小節嗚呼漢之苛政

果止此耶

蓋寬饒奏
以刑餘為
周召法律
為詩書讀
此詔知帝
非能務寬
大也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
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
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
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
有罪，為不苛，或以酷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
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
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其主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
諛，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
兩漢鴻文 卷二 宣帝 三十七

毋相亂

徐漢臨曰：人謂孝宣當黃龍初，熟知治體，務行寬

大讀計簿詔，綜覈名實極矣。何寬大也！然韓

揚趙蓋不得其死，炎劉元氣漸索焉。易不云

乎？君子以泄眾用晦而明。

修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
十年不親祀可懼執大
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
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神爵元年祀江海詔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
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事祠江海
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兩漢鴻文

卷二 宣帝

三

知人之難
如此然明
主可與忠
言畢竟兩

相知

邊事難達
度軍機甚
合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
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聚石百
餘芻粟束數千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
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痲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廢欲以數歲而勝微將軍誰
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

兩漢鴻文八卷二 宣帝

十九

煌太守燁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
婁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齋三十日食以七
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
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
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
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
越狄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
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
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出必全勿復

如此曉事八千

有疑

真西山曰宣帝克國君臣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
唯喏然君明臣忠千載下猶可師也

茅鹿門曰宣帝賜克國書所料虜情未甲肯繁而
其指麾約束似得馭將之法

兩漢鴻文

卷二 宣帝

三十

復報趙克國屯田書

克國云旬
奴不可不
備烏桓不
可不憂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
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
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
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又留得亡效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
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

徐子與曰孝宣初報屯田書則曰問後將軍言欲

兩漢鴻文

卷二 宣帝

三十一

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
復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而此又
云爾蓋猶貳於廷臣之議而未曉然於克國
之意也然非明主何得有此言

水災詔

元帝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克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顧瑞屏曰：元帝愛民，未嘗不至也。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賦貸種食，遵守恭儉，屢形詔令。然恭顯用事，蕭劉死讒，終不足致太平之治。故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兩漢鴻文

卷二

元帝

三十三

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達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鄭昌曰：知趨避吏無所弄。

丘瓊山曰：最是根本之論，惜有司無仲山父將明

之才，不能建立明制為一代法，而徒鉤擿微

細毛舉數

事

以塞詔而已，可為浩歎。

罷擊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邵仲德曰：權宜一着。

兩漢鴻文 卷二 元帝

三三

初陵勿置縣邑詔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罷郡國廟詔

春秋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父遵而安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秦少游曰。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者多矣。元成等

徒知靈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為過。而不知神

兩漢鴻文

卷二

元帝

三十四

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欲之為過也。知廟

在郡國。月遊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

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

為非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

祀。非禮則議。而去之。漢之祖宗神靈。若存能

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

宜哉

禁妨農詔

麗井泉建
章宮衛詔
勞於非業
之作衛於
不居之宜
非所以佐
陰陽之道

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今○日○課○最○又○只○上○上○矣○可○歎○可○恨○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勅之。

李獻吉曰：妨農一詔，何楚痛而激切也。

兩漢鴻文 卷二 元帝

三五

改元詔

匈奴郅支單于昔叛禮義，既伏其辜，虐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

歸震川曰：孝武窮兵三十載，僅空幕南之庭。元成

之際，優柔不振，而單于稽顙庭闕，故曰時異勢殊。又曰：馳騫而不足，高枕而有餘。

議封其延壽等詔

天啓處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史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暗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得以安然。猶不免死。兩漢鴻文。卷二。元帝。三六。

治詔公卿議封焉。

顧瑞屏曰。激揚使延壽湯氣平。史謂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讀此詔。其信然耶。但國家功臣。權門欲抑。則抑之。欲全。則全之。而責士立奇功難矣。

條責丞相御史詔

卽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
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
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卽有水旱其憂
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者檢其已然者不各以
誠對毋有所諱

謝疊山曰丞相御史不言而卽言之則是丞相御
史之憂國不若卽之爲民也國家何賴有若

臣哉

兩漢鴻文

卷二

元帝

三七

勅東平王傅相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
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業者
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
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
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陳明卿曰禁於未發之論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更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
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
嘉之○詩○大○禮○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
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
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
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正○妙○

陳仁子曰讀文帝賜匈奴書其詞委曲有兄弟之

和讀元帝賜單于書其詞峻截有父子之嚴

兩漢鴻文

卷二元帝

三六

非元帝之過於文帝也文帝當夷狄之強故

委曲以盡其情元帝際夷狄之弱故峻截以

示其分所遭不同所處亦異

擇博士詔成帝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陳明卿曰。以倣書納粟。辱太學。果可觀否。

兩漢鴻文成帝卷二

勸農詔

夫洪範入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聞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耨。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孝弟力行也。而與力田同科。蓋洪範首食之意。

顧瑞屏曰。文景勸農而粟紅貫朽。元成勸農而國

用不足。水災薦至。人且相食。何前後之殊也。

意者勸農之詔。徒以其文爾。

敕列侯近臣省改奢僭詔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兩漢鴻文

卷二

成帝

四十一

徐漢跡曰。讀是詔而帝未嘗不砥礪風俗也。惜乎。

沉醉民家亂。始女寵陵寢宮室。一時並興而。

漢祚凌夷衰微矣。豈言出於口而忘之耶。

報許后書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
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
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
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
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褻
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
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

兩漢鴻文八卷二 成帝

四十一

可見元成時絕不知王氏之權移漢祚也谷永張禹董罪通於天矣

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
懷德雖使有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
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
者建始元年正月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
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
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
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
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
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

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
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
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
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
然於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然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
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然其巢也。雖先快意
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
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

兩漢鴻文

卷二 成帝

四三

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
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
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己猶
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
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未重益
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叟
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
雉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

以上雜探
而承之言
暗指皇后
此方入所
報事

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
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
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
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戾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
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
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
制宜因肯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
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兩漢鴻文入卷二 成帝 四三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
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
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
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母闕
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減養名顯行以息衆譴垂則
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

真西山曰成帝知損許后之奢而不知抑王氏之

僭豈善聽言者哉然詔詞則深厚爾雅矣

